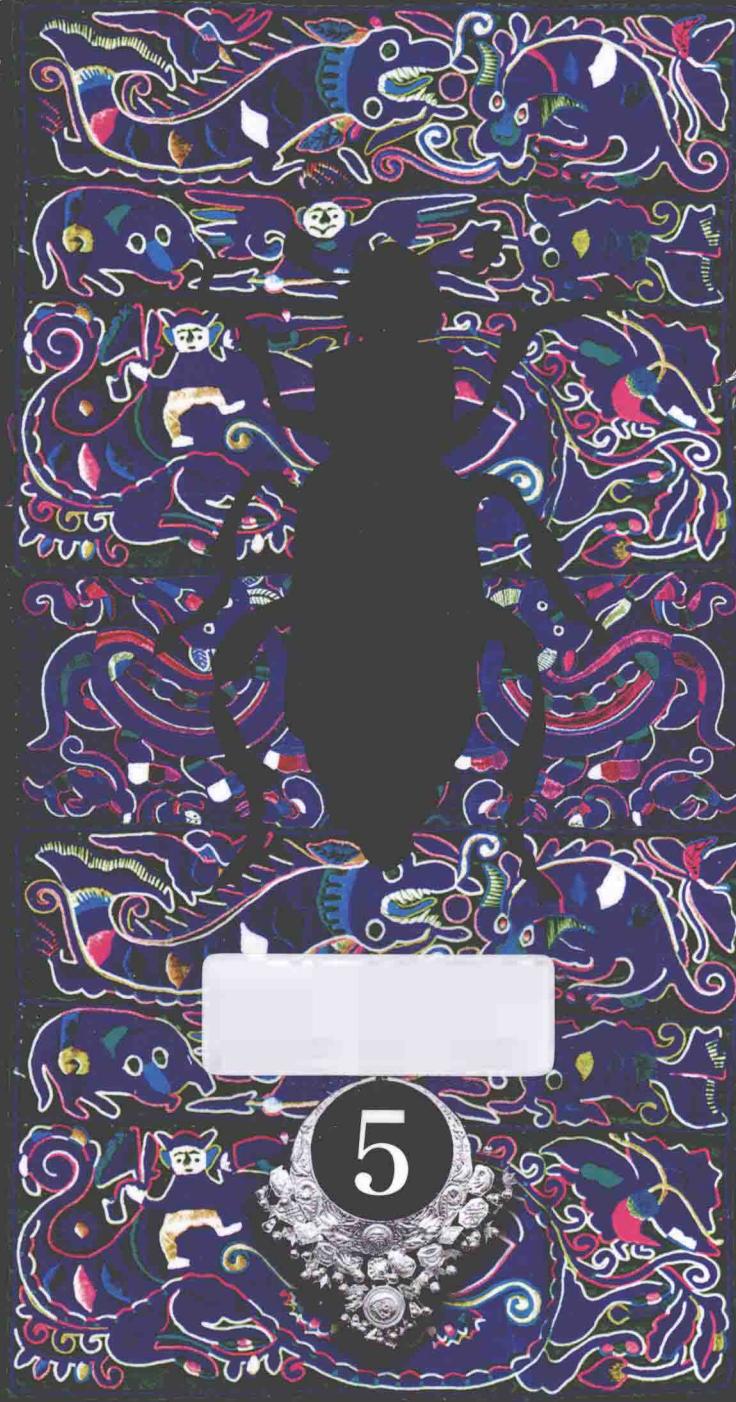


苗疆鬼事

5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有人，为信念，千年守一线。
有人，为怨念，百年不得眠。
是谁，敢与虎谋皮？！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南疆虫事

5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5/南无袈裟理科佛著.—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384-0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5615 号

苗疆蛊事 5

作 者：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25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84-0/I • 100

定价：39.80 元

第二十八章 黑暗沉沦

第二十七章 耶朗古尸

第二十六章 矮骡子粉墨登场

第二十五章 照片鬼影

第二十四章 耶朗苗裔

第二十三章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第二十二章 无名小鱼，断桥残血

第二十一章 肥母鸡传奇，密室得脱困

第二十章 铁剑刺眼，天莲巨石

第十九章 囚徒困境

第十八章 封门与封神

第十七章 灵犀一动

第十六卷 矮骡子的逆袭

1 1 5 10 15 20 25 29 34 39 44 49 54

第十一章 火离七截阵

第十章 战意熊熊

第九章 僵尸蛊虫，群尸围攻

第八章 盘枝错节，小周拉翔

第七章 危机潜伏

第六章 论持久战

第五章 沉寂的苗寨

第四章 夜深歌声，寨前新坟

第三章 茄水槐木，天地绝法阵

第二章 天崩地裂，断垣残骸

第一章 黑血鱼虫

第十七卷 一线天

第三十章 自由飞翔

第二十九章 我是谁？

59

64

69

69

74

80

85

90

95

99

103

108

113

118

第二十六章

小黑神秘消失，大人适时
醒来

第二十五章

贾微？鬼王？

第二十四章

鬼叫

第二十三章

苗女悠悠

第二十二章

穴居人老巢

第二十一章

离阵，红云遮天

第二十章

石头蛊，双头大

第十九章

杨探失手，狗血淋鼎

第十八章

生死危机

第十七章

深陷重围

第十六章

最幸福的吃货

第十五章

肥虫子的第一战

第十四章

左手毁灭，右手希望

第十三章

奇怪目光

第十二章

洞穴来客

123

128

133

138

143

148

153

158

163

168

173

178

183

188

193

第十一章 中仰白僵事件

第十章 群体事件

第九章 双盈相斗，金蚕为王

第八章 左道监狱聚首

第七章 所谓立场

第六章 故童

第五章 奥尼和红色印记

第四章 老江

第三章 祖宅

第二章 涣腾的追悼会

第一章 病房

第十八卷 红色印记

第二十七章 大人指路

198 203

208 208 213 218 223 228 232 237 242 247 252 257

第十二章 仙故人，河面浮现第二尸

第十一章 雷击木，掌柜的河中捞尸

第十五章 封洞口，三爷确认系雪胆

第九章 神逻辑，救人不成反被咬

第八章 李汤咸，荒郊野岭遇故人

第七章 掉深坑，骨头骷髅一面墙

第六章 腌酸菜，一行七人进群山

第五章 同镇压，恶魔巫手现渊源

第四章 万三爷，粉红肉块四处蹦

第三章 王麻子，碧油蛇

第二章 竹林东，现蛇蛊

第一章 野三关，小屁股

第十九卷 巴东叙事

第十二章 病变

262

267

267

272

277

282

287

292

297

302

307

312

317

322

第二十四章 狗东西，忘恩负义化身魔 382

第二十三章 斗黄牛，西坡乍现老熟人 377

第二十二章 倒吊男，恐怖木屋脚步声 372

第二十一章 正能量，人逢困境需希望 366

第二十章 人救出，迷雾森林迷失路 361

第十九章 施绝技，燃阳洞神童踪迹 356

第十八章 乖朵朵，好东西想好姐妹 351

第十七章 万三爷，太阳正生灭阴灵 346

第十六章 好兄弟，携手同闯阴兵阵 341

第十五章 鬼影密，阴兵借道遭唆使 336

第十四章 猥孩儿，三爷也有一个鬼 327

第十三章 母枭阳，手中紧握红布条 332



第十六章 矮骡子的逆袭

第十七章 灵犀一动

跌落就在一瞬间，当我的手感觉到被利齿猛力咬到的时候，头晕脑涨的我立刻明白了，我掉入的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去年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战士也是跌入了一个吊脚坑中，结果在被救上来的时候，腰部以下被啃食一光，大腿骨棒子上面都是累累的血痕。

那个年轻的战士叫胡油然，而吊脚坑中的东西叫尸鼱。

什么是尸鼱？简单说就是吃过死人肉的老鼠，因为吸收了人肉的怨气，眼睛变得滴血一般的红，体型也产生了变化。然而当时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个深山窝子里，一堆肥得如同小猫的尸鼱，哪里来的人肉吃？

不过此刻我已经顾不得思考这些问题了，赶紧站立起来，将双手举到头上的灯光前，上面盘踞着三头油光铮亮的尸鼱，黑黝黝的毛，眼睛里面的那一抹红色让人心寒。众所周知，老鼠的牙齿锋利得很，而且会不停地生长。我感到手和裸露的胳膊上面，像被锋利的匕首扎了几道口子，疼得要命。

与此同时，我的脚下也传来了一阵撕咬的动静。

虽然我因为要保持身手的灵活而没有穿防护服，但是全身却也是包裹得紧紧实实，裤子是特制的硬帆布裤，高帮的牛皮鞋，扎得不留一丝缝隙。在头顶灯光的照耀下，奋力将手上肥硕尸鼱甩开，我终于看清楚了这个吊脚洞的情形：不大，几十个平方，尽头是苍白的山壁，然而在山壁上有很多曲曲折折的小洞，是水滴石穿的那种，有碗口大的，也有脸盆大的。

我正好掉到了一处窝点，刚才压死了一窝拇指大的小老鼠，而这房间里的尸蠚并不多，十几个，全部都在我脚下转悠攻击。我也不怯，像跳舞一样，全身一阵乱抖，手脚并用，将附体而来的尸蠚全部赶走。这些吃过死人肉的家伙也凶悍，即使被我踩死了好几个，也悍不畏死地前赴后继而来。

所幸这个时候，朵朵已经从洞口飘了下来。

这个小丫头打架并不厉害，跟小妖朵朵差的不是一点点，但是对付小猫小狗，却还是有些法子的。只见她气愤地娇喝一声，一种古怪的频率震动就在洞中回荡。这是《鬼道真解》中的“鬼泣”，通过某种高频率的音波摩擦，达到吓阻敌手的效果。鬼或者幽灵，杀人通常都不擅长，但是在吓人和迷惑人心方面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这声音一出现，所有狂躁的尸蠚都顾不得报仇雪恨，转身就朝那些孔洞跑去，像见到鬼一样。

哦，朵朵确实就是个小鬼。

小丫头飘到我面前，看着我流血的双手，一下子就流出了眼泪来，自责不已：“都怪我，是朵朵太笨了，没有跟上陆左哥哥，要不然你也不会受伤了……”她捧着我的手，呜呜地哭。这时候肥虫子从我的伤口里钻了出来，冲朵朵直眨眼。尸蠚嘴中有毒，肥虫子这是在帮我吸毒以及愈合伤口。

我摸着小丫头顺滑的头发，安慰她说，没事的。朵朵抬起头，睁着眼睛看我说，陆左哥哥，我真没用！要是小妖姐姐在的话，就会没事的，对么？

我心中一酸，明白了朵朵的意思。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地宠爱朵朵，并不是因为朵朵能够帮我做家务，或者能够让我获得什么别的东西，而纯粹是父亲对女儿的感情。然而小妖朵朵的出现，却让朵朵有了一个榜样，就是要做一个对我有用的宝贝儿。然而即使她不断地努力，却还是比不上小妖朵朵，这让她心理压力很大，没有存在感，有些自卑。

这些情绪压抑了很久，在我受伤的这一刻，终于爆发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也不好宽慰她什么，简单讲了几句，听到上面传来了呼喊声，是吴刚。他的声音十分惊慌，有一种失控的情绪。他上次救小胡的时候，拉上来的是一具尸体，而此刻，定然是陷入了那痛苦的回忆中去。他不是一个镇定的指挥员，但却是一个重感情的好朋友。

我在下面回了两句，将我现在的情况介绍清楚，让他将绳子丢下来。



趁着他们准备绳子的间隙，我从背包里拿出了医用绷带将手缠绕住，然后捏了捏朵朵那婴儿肥的精致小脸，说小鬼头，哭个屁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取代的亲人，所以，不可以有这种想法哦，不然我会很伤心的。朵朵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抽噎着说是吗？我坚定地托住她的小脸儿，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说放心，永远是。

小丫头欢呼雀跃了，在空中转了几个圈，然后飞下来羞涩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说，陆左哥哥你真好。

因为双手都受了伤，所以我让朵朵帮我把扔下来的绳子捆在腰上，上面的人喊着号子拉，没多久，我便被人拽了上去。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拉住我，马海波拿着电筒照，发现我手上裹着白色的绷带，说怎么了？我说下面有上次我们见过的尸鼬，掉下去的时候，翻滚一圈，正好压在窝上面，结果就被啃了几口。

听我这么说，刘警官等人立刻脸色一变，往后缩了去。马海波的眉头也直跳，关切地问没事吧？

我耸了耸肩，说没事，这点小毒还难不倒我。我转过头，看到胡文飞等人从远处走回来，问捉到矮骡子了没？我刚刚好像听到有枪声？胡文飞摇了摇头，说没有，那东西警觉得很快，而且这里路弯坡陡，三两下就闪没踪影了。他走到我的旁边，蹲下身来，看我掉下去的洞口，疑惑地问：“这个洞子，我们刚才来的时候怎么没有？”

这洞口直径不过半米，呈圆形，开口平滑，是很常见的吊脚坑，一看就是由于数万年的水文运动所致。但我敢确定我们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在这个螺丝扭的通道中见过，然而在我追赶矮骡子的时候，却陡然出现了。

情形有些怪异，仿佛这溶洞是在不断变化的一样。

没有人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吴刚沉着脸下命令，说所有人都不要轻举妄动，小心潜藏在暗处的矮骡子将我们一一蚕食。显然，这些矮骡子都是些聪明的物种，在它们的主场里，它们学会了如何利用地势和本身的优势，将这些通通转化为杀戮以及敌人的恐惧。

正面作战，矮骡子显然不是我们这一伙全副武装之后人类的对手。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能够感受到队伍中普通成员心中那种忐忑不安和对黑暗的恐惧。这是一次为了解除被矮骡子诅咒的人而采取的行动，然而

当我们进溶洞之前,不仅受诅咒的人已经有一半死去,同行的其他人,也真实地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当初播映的时候,引发了大讨论,用八个人的性命去换一个人的性命,值得吗?

我现在也在想,若我们这些人全军覆灭了,这次行动值得吗?

在这黑暗的山腹中,矮骡子的迷宫里,如何找到那个刻有壁画的大厅,将我们身上的诅咒消除呢?我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决定给自己卜一卦。

是的,我没有开玩笑,“十二法门”中便有占卜一术。我读书的时候数学不好,向来对这种务虚领悟的东西头疼,所以一直不得法门,但是此刻我心底里却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算一卦吧。卜卦,用各种方法来获得尘世间事物的信息、预卜凶吉祸福的活动,手段有很多,鸟卜、鸟占、水占、星占、纸牌占卜、周易、文王圣卦……“十二法门”中也有很多,最常见的是烧龟甲,也有掐指一算。

所谓算命卜卦,大多都是从复杂的线索中,找到其中的联系,这里面,也有灵犀一动。

具体过程自不必言,很快,我就找到了方向。

我很坚定地对这些人说,跟我走吧,然后我往前方走去。

大部分人都在犹豫地看着我,只有杂毛小道紧紧跟随。虎皮猫大人展翅飞过来,落在我的肩头。这肥母鸡嘎嘎叫,说小毒物,刚刚你那突然的一下沉默,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呢?我说是哪个?它摇摇头,说现在不好说,不能说。

很快,吴刚和马海波等人跟了上来,脚步声逐渐又响起来,他们对我保持了充分的信任。

终于,在又行走了二十几分钟,路过了五个岔道后,我带着所有人来到了一个有风呼呼吹来的过道,岩壁上面有一条缝,刚好可以容一人前行。我蹲下身来,地下铺着一层厚厚的颗粒状尘土,椭圆形颗粒,两端微尖,表面略粗糙,深棕褐色,没有什么气味。这东西叫夜明砂,是一味中药材。

其实就是蝙蝠的粪便。

我踩着这层松软的沙土,沿着缝隙往前走,没几米,便来到一个空旷之地,灯光照耀处,正是黑白相间的壁画群。

我们到了。



第十八章 封门与封神

因为是从另外一个途径进来的，所以我特意四周打量，确认了一番。

我惊异地发现，正中央的石台不见了。

以前我们进来的那个通道，也不见了。

地下铺着一层厚厚的蝙蝠粪，踩在上面沙沙作响，头顶上面的岩壁冷冷清清，并没有蝙蝠，一只都没有。然而当我把注意力放在墙壁上面时，这些斑驳的岩壁上描绘的三只眼小人儿，却与我记忆中的，没有一点儿出入。这样的图案，我曾经在三个地方见过。梦幻或者现实，这并不重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会梦到这些古怪的三眼小人，梦见他们跳入火堆里面去，达到灵魂的升华。

毫无疑问，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前我们曾经到过的那个大厅。

这件事情很快就得到了吴刚、刘警官和那个陈姓战士的确认。我站在大厅中间，看着那铺着厚厚蝙蝠屎的地面，奋力将这些碎沙子给刨开，下面果然有岩石桌台的痕迹。得知了我说的这个情况，杨操的脸色变得有些难堪，说这种古怪的事情，让人真的琢磨不透。

他们三个人在大厅的四周都点燃了火把，松油的气味在蔓延，有一个战士专门打开了一个高伏电灯，然后贾微拿着照相机给墙壁上的图案拍照。胡文飞在拿着布拓片，而杨操，则从他的背包以及旁边那个战士的行囊中，掏出好多香烛、材料和仪盘来，准备要查探一番。

去年冬天，初次过来的我并没有领会到“炁”之场域，不明了万物皆有联系的道理，所以对此地并没有太多的感觉。然而此回身处于这么个大厅里，却能够感觉到这里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在挤压，有看不见的风，有感觉不到



的气。

随着他们的忙碌，大厅里渐渐地亮了起来，杂毛小道负手而立，仰头看着天花顶上面的画。我凑过去，见是一幅小人儿祭祀天神的壁画，它们在祭台上跳舞，天空中有一只眼睛在俯瞰着它们，有人跳进了篝火中，然后有虚无的线条在上空勾勒。我问杂毛小道看出了一点什么没有？

他转过头来问我，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或者仙？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理智告诉我，这个世界都是由原子和电子构成的一切，世界是物质的，之间的一切都是由宇宙四种作用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所联系在一起，在法则之内运转，由小概率事件演化成宏观宇宙。然而随着经历的增长，在看到了那么多现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之后，我开始相信，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所谓“道”的法则在运行。基督教说物质是由能力产生出来的，而能力是由一位有位格，有自由意志的神而来的。这个神，就是他们的上帝。

而佛教则是说万物有缘，色即是空。

我问他，你觉得呢？他摇头笑了笑，说不知道，他还没有到达知晓神仙、明了万物的境界，怎么可能断定这些？

在旁边用骨头棒子、符文、香烛灰布阵的杨操听到我们的谈话，虽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但还是扭过头来问杂毛小道：“萧先生能够从这壁画中看出什么门道来么？”

杂毛小道耸了耸肩，拿桃木剑去挑动地上的沙粒，说多的看不出，就是感觉这三眼小人，似乎也是曾经生活在这一片天地的智慧生物，而为什么史料上却一点记载都没有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杨操捻着一些金砂往兽骨上倾倒，思索了几秒钟，语气缓慢地说道：“其实也不是没有记载，只是……怎么说呢？我们早在今年一月，老胡从晋平县接收了三具矮骡子尸体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起它们来。据我们内部文档记载，这东西曾经辉煌过，甚至古夜郎国的覆灭，都有这种东西的身影。有一个消息，可以跟你们两个私下透露一下：在过来这边之前，梵净山西麓也出现了矮骡子和人脚獾的踪影。去年一年，我们就剿灭了五处深渊生物的作



乱——我们内部认为这些毁灭夜郎文明的所有生物，都是来自深渊的……”

“深渊在哪里？”我扬眉问道。

“杨操！”在一旁拍照的贾微厉声喊道，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杨操表情有点不爽，不过他倒也是个圆滑的人，很快就调节过来，嘿嘿地笑，没有再继续爆料，而是说陆左你要想了解，自己回南方局去问一下，应该都能够知道的。或者，你调过来，跟我们做同事，我天天跟你说八卦。

我摇摇头，下巴指向了那个女人的后脑勺，说得得了，天天跟这样的女人待在一起，我可受不了。

想到这个一脸严肃的女人旁若无人地跟那只食蚁兽肥美多汁的长舌接吻，我心中就寒气直冒。

这个实在是太重口味了，三观全毁。

很快，杨操的布置就已经结束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灰白色骨头搭构、以浸过桐油的红线勾连的法阵，东南西北四方皆插有两根红色蜡烛，三根线香。这阵中有几个平方米的空间，可容几人进入。杨操指着我们头上的顶壁。那里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岩石瞳孔，黑白色，外边斑驳，中间却是一圈又一圈的圆轮，糊满了尘垢，当我仔细去打量它的时候，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仿佛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我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感觉在这一瞬间被看个通透。

他说也许有人感觉出来了，这个东西，就是给你们下咒的布置。它是一种未知的强放射性元素，可以用来定位，引发噩运。叫什么呢？古埃及把它叫做“法老阿蒙的俯视”，欧洲叫做“恶魔之眼”，日本把它叫做“高天原的噩梦”，而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封神榜。”当初一见到你们，我就知道是这玩意在作怪。

我一脸冷汗：“这名字……咋封神？”

杂毛小道笑了笑，说封神没希望，做鬼倒是妥妥的。赶紧吧！咦，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也要进来超度一番？

杨操说不用，上次是有人专门给他们标记了，连没有进洞子的人都受到了感染。这次不一样，我进来的时候特意查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他举手点

名,我、马海波、罗福安、刘警官、向导老金、吴刚、战士小陈、小张。当初满满一队人,意气风发,将近一年时间之后,竟然就只剩下了这么几个。

我们站进这阵眼中间来,杨操往下一跳,手中突然多出一根招魂幡,一个软布袋。

他将那黑色的招魂幡舞动起来,如一杆大龙,东西跳跃,行走如风。

我感觉从他的那招魂幡中,有一股蚕食之力游走而来,身上有一种黏稠感被慢慢抽离出来,而我旁边这些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我抬起手,将双掌立于眼前,心中有些遗憾:这陪伴了我近一年的诅咒之手,对我而言十分重要,此时此刻,我要放弃它了么?

这一双结有茧子的大手开始变得灼热,它曾经被矮骡子恶毒地诅咒过,所以我在这些人里面,是最严重的一个,身上被下的印记,比这些人总和在一起的还要多上数倍。它蓝莹莹的,有着发烫的温度,这是怨力所凝结而成,每一个死在我手下的邪物,都会有怨力凝结于此。它既是诅咒,是吸引邪物攻击的“拉怪器”,又是我天然的荣誉勋章。

一时间,我竟然痴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如同我准备放弃黄菲一样的心情。

杨操舞动了一根烟的功夫,突然长喝一声“收……”我旁边的所有人都吐了一口黑痰出来。接着,也不知道他在跳着哪门子大神,头也摇晃,身也摇晃,口中经文没念十几秒钟,右手的那个软布袋子便往天空一抛,口中又大喝一声:“破——”那袋子应声而破,一大片鲜血就溅了出来,从天而降。

因为事先有过交代,我们都稳定不动,嘴巴紧闭不语。这鲜血还含带着些毛发的痕迹,是黑色的,只是不知道是黑狗、黑驴还是别的什么破邪之物。

如此手段,倒是也简单。

正当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满面欣喜,以为可以解脱的时候,那被泼了鲜血的石眼——好吧,“封神榜”这个名字实在是太让人想吐槽了,我还是说石眼吧——居然开始缓慢转动起来。这东西居然如同活物一样,离奇转动,就像一颗眼球,蠕动着,最中心的瞳孔定住,直勾勾地盯住了泼血的杨操。

虎皮猫大人突然一声大叫:“快跑……”它竟然不顾一切地朝着那道石缝飞去,如同一只捕猎的苍鹰。